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

画中高脚座椅是南宋往后家具的风格

国宝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暗藏秘密

很多人可能曾经听说过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知道那是国宝，价值连城。但是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幅画的内容和绘制的背景竟然都和南京有关。近日，《发现周刊》记者走访了有关人士，就这幅画与南京的“亲密关系”一探究竟。

画中主人公家住中华门外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描绘了一个叫韩熙载的人与一群好友、舞伎会宴娱乐的情景。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周安庆介绍说，“韩熙载是五代南唐时期的人物，颇有才华，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臣子。不过他本人是个北方人，在战乱期间逃往江南，来到了南京。”

南京林业大学艺术系的邵晓峰副教授也称，“这幅画讲的确实是南唐都城的事情，而南唐的都城就在南京。”

当时的金陵城面积很小，周长只有25公里，大致的范围是，东边到今天南京的大中桥，西边到汉中门，南边到中华门，北边就是今天的北门桥，现在城墙和城门早就没了。

“韩熙载的宅第就在中华门外的雨花台附近，一个叫戚家山的土坡下面，大约也就是今天的晨光机械厂周围。现在戚家山已经没有了，不过倒还有个戚家村的地名。”周安庆这样分析。

如此美卷竟是“谍报图”？

一般观点认为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是一幅优秀的“谍报图”。李后主担心从北方来的韩熙载会对自己不利，为了防范他有所动作，派两名画师顾闳中、周文矩去刺探韩的行踪，然后将所见所闻以图画的形式上报。韩熙载虽有雄才，但他也知道李后主的秉性，为了自保，他平常装作不问国事，装疯卖傻，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。

邵晓峰也认为这幅画是宫廷画师奉命而作的，但至于李后主为什么要派人去画这么一幅画，邵晓峰却另有见解。他认为李后主并不是因为猜忌，而是有其他想法。

“如果要是去刺探，只要派两个心腹去看看就可以了，然后回来口头汇报，或者

以文字形式上报，岂不简捷方便？何必要派出两个最优秀的画师？还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来作一幅画？简直是浪费时间浪费人力嘛。”

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李后主这样煞费苦心？

仅是皇帝对大臣的一种奖励？

邵晓峰分析说，李后主其实一直很看重韩熙载，并未对韩生出防范之心。

韩熙载初到金陵时，在先主李昪时期只是一个六品小官，而到了中主李璟时，官职有了很大提升，先是担任中书舍人，后又调任户部侍郎，到了李煜时期，官做得更大了，一下子调任吏部侍郎，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长。

在国事渐衰之际，李煜新娶了小周后周薇，在众多大臣都趁机溜须拍马之际，韩熙载却故意作诗进行讽刺。还有一次，李煜突发奇想，到青龙山去察看牢房，并重新审问了一批犯人，还将部分犯人赦为无罪。韩熙载立即发表意见，认为这本是司法部门的事情，皇帝直接篡改审判结果颇为不妥，他还非要李煜自罚一笔银两充作军费，而李煜呢，也只是笑了笑，并且还真的自己支付了一笔钱。

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，韩熙载一向敢作敢为，并且屡次直谏，很有唐朝大臣魏征的风范。李煜对他很赏识，很快又给他升了官，让他任中书侍郎兼充光政殿学士承旨，基本上接近于宰相了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所描绘的场景就发生在韩熙载升官后不久。

皇帝给大臣升了官，紧接着又送一幅画给他。难道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是皇帝对韩熙载的奖励？

皇帝赐葬雨花台东岗

皇上如此看重韩熙载，可是，韩熙载本人不但不努力工作报答，反而过起了声色犬马的迷离夜生活。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。作为一朝重臣，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

邵晓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韩熙载本人的原因，他认为南唐已经摇摇欲坠，事不可为，因此开始心灰意懒，消极堕落，把以前政治上的率直任性转移到生活上的恣意妄为，在家里养了大批舞女歌伎，经常找人来看欢作乐。

这些情况很快传到李煜耳中，李煜当然生气，这才派两个人到韩府去看个究竟，并让画家将所见所闻画下来，日后给韩熙载看，目的是为了警醒他，勉励他，希望他振作起来，全力报效国家。

但令李煜失望的是，韩熙载看了这幅画以后，不为所动，依然我行我素。李煜这才真的生气了，决定把他赶到洪州去，让他吃些苦头。一看皇帝动了真格，韩熙载开始慌了，立即上表，奏称自己已经年老力衰，恳请皇帝让他安度晚年，李煜再三权衡，最后还是心软了，没有将他赶出金陵。

尽管如此，夜宴图事件后一两年，韩熙载还是去世了。韩熙载去世后，李煜非常痛心，追封他为右仆射兼平章事，谥号“文靖”，将其等同于东晋宰相谢安，李煜还按照韩熙载生前的喜好，为他选了一处风景秀丽的山水丘陵地，叫做梅岭岗，也就是今天的雨花台东岗。

画中人物个个都有真名实姓

除去这么一段令人争议的背景故事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还因为高超的绘画技巧、丰富的画面语言和受到后人追捧，被誉为中国古代“十大传奇名画”之一。

这幅传奇的名画为何如此动人呢？让我们从图画本身去寻找答案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是一篇长幅，由五个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段落构成。第一段是“听奏”，第二段是“击鼓”，第三段是“休息”，第四段是“赏乐”，第五段是“散席”。在第五段上，宾客们有的还与歌伎窃窃私语，而韩熙载抬起一只手来挥动，作出与宾客告别的样子。

周安庆介绍说，“这幅画中的人物姓名都是有据可考的，比如画中黑衣者为教坊副使李家明，奏琵琶者为李的妹妹，而击鼓一段中的舞伎则为王屋山，王身材娇小，舞姿轻盈，让人印象深刻。”

周安庆认为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选景非常适宜，有张有弛，动静结合，既写实又写意，是故事画与艺术画的统一，是当时绘画艺术的巅峰之作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。

一枚葫芦形印章改写了名画年代？

南唐宫廷画师，画南唐的事情。关于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似乎就可以这样定论了。然而，《发现周刊》记者进一步探访名画身世，却发现就在这看似简单的问题上，专家们却各有说法。

南京的书画收藏家唐云飞先生认为，“这是南唐时期的画，作者是顾闳中。”此外，在大多数美术史书籍中也明白地指出成图年代是“五代”。

就在这种通行的说法背后，却有另外一种声音一直存在着。早在清初就有孙承泽认为，“大约南宋院中人笔，”认为这画不是五代时所作，而是宋人所作。在孙承泽之后，被誉为鉴定古画“国眼”的徐邦达先生也认为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是南宋时期临摹而成的。

徐邦达发现画幅左下角有一枚葫芦形印章，这枚印章字迹已经模糊，但隐约可以辨出是“绍勋”或“绍兴”二字。“绍兴”是赵构的第二个年号，也就说明南宋初期就被赵构所藏。如果是“绍勋”二字，则是南宋中期宁宗时的宰相史弥远的印章。不管怎样，都有可能是南宋当时画师的作品。同样，沈从文先生也曾对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年代提出质疑。

《发现周刊》记者又采访了故宫博物院的余辉先生，他也认为，“现在收藏的这幅画，并不是顾闳中的原作。”

此画实为南宋画师周季常全新创作？

近日，邵晓峰教授有了

新的结论，他发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家具与南宋的家具体特征相当吻合。比如，画中韩熙载的座椅，椅面离地面较高，是典型的南宋家具，而在南唐时期，这种椅子还没有普及，人们更习惯于坐矮榻。另外，邵晓峰将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与南宋的另一幅名画《女孝经图》作了精细对比，发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与《女孝经图》在人物特征、发髻、服饰等方面非常相似，他更加断定这是南宋的作品。

到底南宋哪位画家能作出如此高水平的人物画呢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邵晓峰对能发现的南宋画家的画作进行全面梳理，结果惊奇地发现，南宋画师周季常的《五百罗汉·应声观音》的局部与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高度相似，因此他得出，“假如我们目前尚不能在南宋画家中找到更为合适的作者，将此画记在周季常名下也未尝不是一种选择。”

此外，邵晓峰明确提出，这幅画并不是后人对顾闳中原作的简单临摹，而是后人全新创作的。

那南宋画家为什么要以南唐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呢？

邵晓峰分析说，“因为南宋的时局、社会风气与南唐颇为相似，很有可能是某位有心计的南宋官员或文人以重金让画家进行创作，且从立意到构思均有授意与指导，旨在献给上层人物后，能够以今喻古，以古鉴今。”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人物表情较为端正，尤其是韩熙载本人面容方正，显得忧郁，缺乏欢宴的特征。画家如此表现实深有所目的。如果南宋君臣仍停留在

“错把杭州作汴州”的状态，国破家亡也是迟早的事情。

张大千曾想与这幅画“常相随”

南宋时期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一直藏于内宫，南宋灭亡后被带往大都。到了清代，乾隆皇帝还在图幅上题了长跋，并在图中屏风中盖上了自己的印章。

清末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也随着时代的潮流而颠沛流离，末代皇帝溥仪为了维持生计，无奈之下只好将大批国宝售出。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在民间经历了长时间曲折的历程。

在众多古董商间转来倒去之后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落到了北京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手里。邵晓峰介绍说，“抗战期间，张大千无意中得知了这个消息，非常希望能收藏下来。马老板向张大千家要500两黄金。张大千倾其所有，最终以500两黄金买了下来。”得到之后，张大千刻了一枚印章“南北东西常相随”，在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卷末左下角留下了自己的印迹。

后来，张大千将画带往香港。当时国家正在搜寻散落各处的文物珍宝，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获悉画在张大千处以后，安排徐伯郊与张大千接触，意欲将其购回。最终张大千以极低的价格售出了包括此画在内的三幅画，价格仅相当于他买进时的几分之一。

经过了近千年的颠沛流离，今天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找到了最终的归属地，目前被精心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。

本版主笔 见习记者 沈达兵



南宋周季常《五百罗汉图》中的手的画法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的手的画法